

王政佳 著

荒堂全詞箋

荒堂全詞箋

歐佳白
署



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荒堂全調詞箋/王政佳著. — 北京: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, 2013. 7

ISBN 978-7-5097-4377-5

I. ①荒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詞譜-文學研究-中國-現代
IV. ①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3) 第 045185 號

荒堂全調詞箋

著 者 / 王政佳

出 版 人 / 謝壽光

出 版 者 /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區北三環中路甲 29 號院 3 號樓華龍大廈

郵政編碼 / 100029

責任部門 / 皮書出版中心 (010) 59367226

電子信箱 / pishubu@ssap.cn

項目統籌 / 鄧泳紅

經 銷 /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市場營銷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9

讀者服務 / 讀者服務中心 (010) 59367028

責任編輯 / 姚冬梅 張治國

責任校對 / 李秀軍

責任印製 / 岳 陽

印 裝 /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

開 本 / 889mm×1194mm 1/16

版 次 / 2013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/ ISBN 978-7-5097-4377-5

定 價 / 198.00 圓

印 張 / 31.75

字 數 / 224 千字

本書如有破損、缺頁、裝訂錯誤, 請與本社讀者服務中心聯繫更換

▲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作者簡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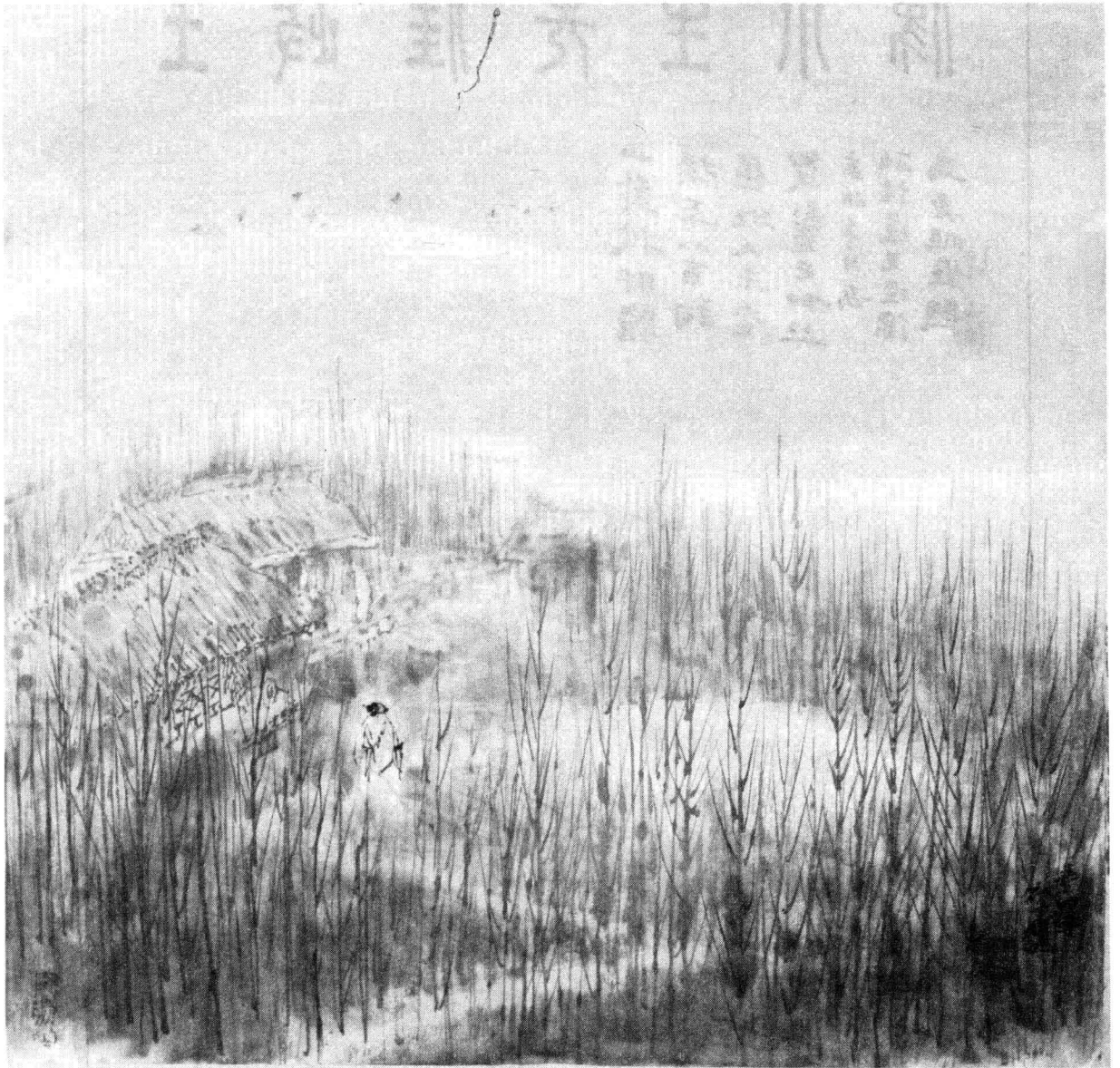
王政佳 一九五四年生於遼寧岫岩。詩人，書法家，國家一級美術師。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，中國楹聯書法藝術委員會委員，中國楹聯學會會員，遼寧省書法家協會理事，盤錦市書法家協會第四屆主席，盤錦市書法家協會榮譽主席。曾在《中華詩詞》、《中國詩詞》等報刊、出版物上發表詩詞作品百餘首。有《盤錦書法》（主編）、《荒堂全調詞箋》、《荒堂翻填唐宋孤詞》、《荒堂長短句》、《荒堂吟草》、《荒堂印草》等付梓。

王政佳先生小像

廿載披肝膽
 填平八百詞
 屈班人未老
 雙鬢霜已如紅
 辛卯冬月為
 政佳道兄造像
 馬秉樞題



（作樞秉馬）像小生先佳政王



(作健程) 圖月吟堂荒

序

朱誠如

詩詞歷經中華文化數千年傳承而綿延不斷傳唱至今，是中華文脈的重要一支。先秦的《詩》自漢始尊稱五經之一，詩詞同源，詞脫胎於詩。詞肇於唐、盛於宋。北宋以前，詞以描繪歌舞樓榭為主，格詞品位不為世人所重視。南宋以後，描寫亡國之恨的詞大量出現，文人慷慨悲歌，提高了詞的品位。元明詞風蕩然，走了下坡路。及至清代，由於文化繁榮的引領，詞創作又步入繁盛時代。

詞體由於格律比較規範，加之屬於抒情文體，漸為文人名儒所重視，並在推尊中不斷發展。其內容也出現大量反映現實生活，表現重大時代主題。由於名儒的參與、推動和發展，詞體也不斷地增刪，並產生出各種詞學流派，這便進一步推動了詞學發展。

清代的詩詞在中國歷史上是繁榮昌盛的一代，歷代流傳的詩詞精品為清人的詩詞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源。此外，清朝統治者，特別是皇帝本人對詩詞特別是詩情有獨鍾，賦詩填詞成為官員

和名儒們的一個基本功，科舉考試中試帖詩成為進身的重要工具，甚至成為是否得到恩寵的重要手段。康熙朝敕編《全唐詩》等多種詩詞總集，為了寫詩填詞方便，專門令人編定《佩文韻府》和《欽定詞譜》。乾隆皇帝更是身體力行，其詩作數量歷代皇帝無出其右。清代的詩詞高度繁榮，時人認為「遠邁千古」、「蓋稱極盛」。

而詩詞發展中，詩與詞發展並不平衡，由於詞體格律復雜，其篇幅的短小客觀上又約束內容，極大地限制了詞學的發展，因此清代的詞在總體上取得成就不如清詩。但是就詞學本身在前人的基礎上，有所推進和發展，又是前代所不及。清初，漢族名儒善詞者，普遍借詞以抒發家國興亡的情懷。康熙年間隨著統一大局的形成，耆宿遺民復辟無望，詞體轉向推崇醇雅，回歸抒情詠物。嘉慶以後，詞體開始意內言外，比興寄託。特別是近代內憂外患，時局艱危，詞體創作內容往往反映社會現實，表達深刻的主题，總之清詞在變遷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。

康熙年間編定的《欽定詞譜》集歷代詞譜之大成，成為總結歷代詞譜的總匯，詞譜的不斷豐富是前人共同創作的碩果，宋詞為詞學立標杆，後人逐譜創新，是有《欽定詞譜》。儘管其只是

工具書性質，但並不掩蓋其歷史價值，底定了詞譜的基本規模。自此，人們填詞的格律有了準繩，影響著後世詞壇的發展。

政佳以數十年之功，遍覽詞學群書，深究詞譜，網羅史地舊聞，交遊大家，探訪名勝，孤燈臨池，終成《荒堂全調詞箋》巨著。以一人之功，填全《欽定詞譜》八百二十六調式，且無重字，亙古一人。古人不為，今人更不為。或不能為，學識不足；或不願為，無名無利；或不敢為，以命系之。而政佳為之，以一生性命從一而終。其學識、膽識、勞苦非常人所具。一人一生以性命成一前無古人之事，身為其師，佩服且汗顏也。

《荒堂全調詞箋》即將付梓，向我索序，自知外行，情不可辭，惡補詞學，心得此許，是為序。

《荒堂全調詞箋》序

王充間

詞，作為古典詩苑中的一株奇葩，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裏，已經姹紫嫣紅地開放了一千餘年了。其間，不僅湧現出無數傑出、優秀的詞人，產生了熠熠生輝、聲情並茂的海量詞章；而且，關於詞論、詞史、風格、流派的探討，詞譜、詞律、詞韻特別是詞的創作規律、藝術技巧的研究，綿延賡續，佳作迭出，構成了一部完備而豐贍的詞學。套用一句古文，可謂「前人之述備矣」。

至為可貴的是，荒堂主人政佳先生，面對古今學人如山如阜、璀璨奪目的學術成果與創作佳績，並未縮手跂足，空勞企羨，而是有志於繼踵前賢，發揚而光大之，積卅載之功，竭一己之力，於《欽定詞譜》八百二十六調，精搜勤檢，凝神定氣，「簡練以為揣摩」；在嫺熟掌握詞律基礎上，苦拼成千日夜，每調一詞，逐一填寫，以為規範，遂成今日之煌煌巨著。不僅在巍峨的詞學大廈中填補了一項空白，創辟出新的研究路徑；而且，以其八九百首新詞的創作，為千年詞苑提供一筆粲然可觀的精神財富。

日昨，政佳先生過訪，以《荒堂全調詞箋》見示，囑題數言，弁諸卷首。燈前展讀，愛賞不置，吟哦者至再，確如陶彭澤所言：「詩書塞座外」，「樂與數晨夕」了。至於說到作序，我一向認為，作品擺在那裏，盡可由讀者自己去賞鑒、去發現。真正的藝術品，總是具有無限的可闡釋性，展現出無比豐富的自在空間；而序言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，原無須像撰寫作品評論那樣，細針密縷，辛苦饒舌。就是說，與其在字數有限的序言中，下大功夫解讀個別作品，倒莫如按照古人所說的：「序者，緒也，謂端緒也」，設法幫助讀者摸索一種路徑、理出一絲頭緒來。

詞學，原本是一門大學問。作為文學與音樂結合的產物，詞又稱「曲子詞」，「曲子」指音樂部分，「詞」指文辭部分，二者不能分開。作者寫詞，先須創制或選用一個樂譜，然後按照它對聲韻的要求去配詞，故稱填詞，或叫倚聲。後來，樂譜逐漸亡佚，由按譜填詞改為按唐宋人的詞作來填寫，進而形成固定的詞律。關於《荒堂全調詞箋》中所列八百多種詞調的由來，叩其本源，當有多種情況：一是詞名本於詩文，如《丁香結》取自古詩「丁香結恨新」；《蝶戀花》摘自梁元帝詩句「翻階蛺蝶戀花情」；《點絳脣》源於江淹「白雪凝瓊貌，明珠點絳脣」；《解語花》系出天寶遺事；《解連環》則來自《莊子》「連環可解也」，等等。二是詞名關照所

賦對象，如詠水媛江妃稱為《臨江仙》；述道情稱為《女冠子》；《天仙子》詠天臺仙子；《河瀆神》賦祠廟；《巫山一段雲》寫的是巫峽；《醉公子》則詠公子醉也。不過，入宋以後，與此有異，多數詞作都去詞名甚遠。三是因人、因地、因事、因時而定，如《菩薩蠻》，據說是由於唐宣宗時，進貢的蠻女高髻金冠，滿身瓔珞，宛如菩薩，教坊遂譜成《菩薩蠻曲》；《雨霖鈴》源於唐玄宗入蜀時，兼旬淋雨，棧道中聞鈴聲，因悼念貴妃，遂采其聲為「雨霖鈴」曲以寄恨；《荔枝香》原本無名，小部奏新曲，適值荔枝送至，遂以名之；《多麗》，乃張均之妓，善彈琵琶；《念奴嬌》應本於唐明皇宮人念奴；詠舞蹈稱《踏歌詞》，歌泛舟為《欸乃曲》；《更漏子》詠的是夜靜更深。這種情況十分普遍。四是原本為樂曲名稱，《漁歌子》為漁歌的題目；《竹枝詞》來源於巴楚民歌《竹枝曲》；而《風入松》、《蝶戀花》等，都是來自民間的曲調。

至於詞調之長短，《荒堂全調詞箋》中首先列出的《竹枝》、《紇那曲》、《楊柳枝》、《采蓮子》、《八拍蠻》等大量小調，多為唐開元間教坊俚曲。這從唐·崔令欽《教坊記》中也可以得到印證。據稱，當時已有三百二十個之多，並且已經出現了長調。迨至南宋時期，詞調正式區分

為小令、中調、長調；清·毛先舒具體確定為：五十八字以內為小調，五十九至九十字為中調，九十一字以上為長調；而今人王力先生則主張「二分法」，六十二字以下為小令，六十三字以上為慢詞。另外，《荒堂全調詞箋》所填詞調中，還有「令」、「引」、「近」、「慢」、「犯」之分，這裏也有很多學問。「令」一般稱字數不多的小調、短曲，如《如夢令》、《十六字令》，在唐代詞牌中，這類小調很多。詞大量興起後，有些調「引而長之」，遂稱為「引」，如；《千秋歲》，雙調為七十一字；而《千秋歲引》則引長到雙調八十二字。「近」，與此類似，如《訴衷情》單調三十三字、雙調四十五字，而《訴衷情近》為雙調七十五字。「慢」與「曼」通（拉長聲音叫「曼聲」）。《謝池春慢》較《謝池春》增加二十四字（均為雙調）。《采桑子》為雙調八句四十四字，《采桑子慢》則為雙調十九句九十字；《木蘭花》為雙調八句五十六字，《木蘭花慢》則為雙調二十句一百零一字。因此，有人把長調稱為「慢詞」。至於「犯」字，則屬於音律問題，而與長短無關。

只是詞調的源流、長短，就有這些說道；而有關詞的韻律、章法、煉字琢句等問題，其中的學問就更多、更大了。即此，也足見政佳先生之深湛學養與嫺熟的藝術功力。

依我親身體會，寫詩甚難，而填詞尤其不易。表面看去，一些小令與詩差異不大，《生查子》上下兩闋，似與兩首五絕相同；《楊柳枝》、《清平調》、《八拍蠻》，也看不出和七言絕句有什麼差別。可是，如果細細品味、推敲，就會發現，詩有詩的腔調，詞有詞的腔調，曲有曲的腔調，詩近雅，曲近俗，詞的腔調介乎雅俗之間，詞與詩互應互和，輔車相依。詞不同於詩，卻又離不開詩，全無作詩功力，其詞亦無足觀。說到作詞之難，此其一也；其二，宋人沈義父有言：詞之「音律欲其協，不協則成長短之詩；下字欲其雅，不雅則近乎纏令（說唱藝術的一種曲調）之體；用字不可太露，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，發意不可太高，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。思此，則知其所以難」；其三，填詞需要選擇題旨，有些內容並不適合詞作，比如過於繁雜的事體，詞難以表達；而關於學問、功德以及過於莊重的題材，也難以入詞；其四，詞貴有書卷氣，胸無文墨，為詞難以高妙、古雅；但詞又要清空、俊逸，堆砌知識以炫耀淵博，則絕難成為佳作；其五，詞講究音、調、聲、律，有四聲、五音、均拍、陰陽、輕重、清濁之別，比詩律要更復雜一些，一句不協，一闋皆失光彩；其六，用好虛字，亦填詞一大要領。虛字有領起、提攜、呼喚、粘合作用。政佳先生詞中，就用了「又」、「須」、「趁」、「對」、「恰」、「奈」、

「誰知」、「哪堪」、「只合」、「卻總被」、「算只有」、「更須知」等大量虛詞。用得恰當，詞句便顯得勁健、鮮活；其七，古人認為，填詞須講究章法、句法、字法。精於章法，則渾然天成，且能富有變化；句法講究精煉、灑脫；字法超妙者，則新穎、自然；其八，詞人離不開「日積之功」，學填詞者，無不先是大量讀詞、記詞，或印證於師友，或默識於古人，入乎其中而涵詠玩索，時日既久，相浹而俱化，心領而神會，自然胸次漸開，為詞亦豐神諧暢矣。看得出來，政佳先生之所以能完成如此浩繁的巨帙，且奇章傑作迭出，說明作者在這些方面是下過驚人苦功的。

概言之，《荒堂全調詞箋》取得了兩方面的突出成果。在詞學研究領域，尤其是詞譜、詞律、詞韻等方面，荒堂主人確是做出了突出貢獻，其創辟、綜合、規範、演示之功，頗具開創性的學術價值，值得我們充分重視。而其文學創作方面的佳績，堪稱宏闊豐盈，琳琅滿目，同樣可喜可賀。當然，也無庸諱言，由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，不可能達致篇篇盡善盡美。這並不奇怪，世間凡是特別規範化的作品，受形式的束縛較多，一般都很難在藝術方面臻於至境；而且，古今卓絕之作，往往產生於「妙手偶得」，不是刻意做出來的。有如趁韻、唱和之作，或一題之下

動輒一二百首，其功力固然令人嘆服，但「此樹婆娑，生意已盡」。就中雖有若干精萃超絕之作，但整體通觀，其藝術水準則參差錯落，難免傷於湊泊；何況，就體裁、詞調而言，任何詞家總有所長，必有所短，所有詞調皆能「優為之」，百不一見。蘇東坡、辛棄疾也好，周邦彥、李清照也好，最精彩的詞作，大都集中在部分詞牌上。吳文英的《鶯啼序》，二百四十字，為長調之最。張炎貶之為「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，拆碎下來，不成片段」；而陳廷焯卻說，「全章精粹，空絕千古」。貶也好，褒也好，反正蘇、辛、周、李都不作，並非作不出來，而是覺得不如填各自的《水調歌頭》、《賀新郎》、《滿庭芳》、《武陵春》更為得心應手。此無他，嫺熟與否是也。事實上，對於這類示範性的「全調詞箋」，任何方家也不會像對詞人專集、選集那樣來要求。即使詢之政佳先生本人，當也另有追求而毋須挹彼注此也。

承命作序，誼不容辭；意蕪言浮，多無足取，識者諒之。

二〇一二年一月